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白素容在懷中掏出一本薄薄的緝冊遞給他。金蒲孤接過隨便翻了兩頁，然後合上緝冊道：「假如我想將今尊與竺老先生所中的迷法解除，就不再有時間研究這本冊子了，劉素容對這一點作何交代呢？」

白素容一怔道：「這倒沒有說起，不過家父與竺老伯之事無須公子費心，因為他們所中的萬象惑心大法為時已久，公子就是學會了解法，也不一定能夠救得了他們，而且這種迷法對人的危害較淺，祇要劉老伯不存心害他們，他們可保無虞，不比今師與老老會有性命之憂……」

金蒲孤不動聲色地道：「白小姐，你願意今尊永遠在劉素容的控制下嗎？」

白素容黯然地道：「家父與竺老伯醉心奕道，即使不受劉老伯的控制，他們遲早也會變成狂人，在那三百六十一格交線中，雖然祇有黑白雙丸的變化，卻已窮天地造化之妙機，絕非人智所能了了者，所以劉老伯不讓他們窮究下去，或許是救了他們！」

金蒲孤哈哈大笑道：「白小姐！你這話似乎言不由衷吧！天孕萬物，各具其妙用，豈是一局棋枰所能包容得盡的！你可以這樣自我安慰，我卻不這樣想！」

白素容眼睛有點濕潤，噴聲道：「公子意下如何？」

金蒲孤將那本緝冊三把兩把撕得粉碎，往空一擲，然後往下一撒，看它們如雪片般地飄落，笑道：「這就是我的答覆！」

白素容與劉氏姊妹均愕然失色，尤其是南海漁人，更表示無限惋惜道：「咳！老弟，你即使不願意在上面用心思，也不該毀了它，那上面可能是天下最了不起的學問……也是劉素容畢生心血的精粹……」

金蒲孤點頭道：「不錯！那上面所載的俱是各種精絕一世的奇技異能，照劉素容的說法假如把它研通了，將可達到通天澈地的境界！」

南海漁人瞪着眼睛道：「那你為什麼毀了它呢？你不想學，也不須要使它們成爲絕學……」

全蒲孤笑笑說：「這祇是一個副本，劉素容自己那兒還有一份……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可是劉素容絕不會再留第二份副本了，他也不會再給第二個人去看那份正本！」

金蒲孤臉色一在道：「這就是我毀滅它的原因，我不能讓世上再出現第二個狂人！」

南海漁人想了一下，點點頭道：

「有理！有理……可是那上面的記載真有如此奧妙嗎？」

金蒲孤輕歎道：「是的！那上面的記載不但精奧無匹，而且令人著迷，我祇看了兩眼，卻忍不住想要一口氣將它看完，那個時候，我想拒絕它的誘惑也辦不到了……」

白素容道：「您無須拒絕，劉老伯原是給您仔細地看，慢慢地研究的！」

金蒲孤肅容道：「不錯！可是我翻到的那一頁剛好記載著一段玄功口訣，也是一種極高深的武功心法，叫做力吾力以及人之力，據上面的記載，學會這種功夫後，一個文弱的書生，也可以將一名絕頂的武林高手斃於掌下！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聽起來好像借勁傳力的功夫！」

金蒲孤點頭道：「不錯！學會這種功夫後，祇須用一斤的力氣而學萬鈞，因為這種功夫是將對方的力量完全引過來，再加上本身的力量反擊回去，無論對方多強，我都可以高出人家一點……」

南海漁人叫起來道：「這是很高的武功心法呀，你爲什麼不學一下呢！祇要用得正當，這種功夫對你大有得益，至少你可以將自己永立於不敗之境……」

金蒲孤笑笑說：「這種功夫未嘗不可一學，可是它的名稱卻使我想起兩句古書，那是禮記首章大同篇的名句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……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這不過是用句格式相同，扯不上什麼關係！」（八十二）

多門連太郎因爲九十九龍馬的案子尚未結案，所以仍被留置在警政署。

駒井泰次郎則因爲被證實和歌舞伎戲院的命案無關，已經獲得釋放，但是他很快便打電話來聲明，今後再也不和智子來往了。

這件事並沒有在智子心裡激起任何漣瀾。事實上，駒井泰次郎的退出宣言，反而讓她有種解脫的感覺。

此刻，一行人爲了解開長達十九年的密室殺人謎，一起朝著月琴島急馳而去。

「對了，金田一先生。」

當車子翻越過天城之後，互理局長突然想到什麼似地開口問道：

「今天早上下田警署曾打電話來，據說他們找到前一陣子在松籬莊飯店被殺的姬野東作的一位朋友。」

「姬野東作的朋友？他也是個跑江湖的藝人嗎？」

「是的，是的，那個人就是姬野東作以前嵐三朝劇團的團員之一，現在正在下田的劇場擔任看管鞋子的工作。我想或許可以從他那兒問出一些具有參考價值的事，所以便請下田警署予以協助。」

「那太好了，實在非常感謝。」

金田一耕助心裡頓時感到興奮不已。

「對了，那個人是不是曾在昭和七年的秋天，也就是智子生父慘死的時候，和嵐三朝一行人去過月琴島？」

「對，那個人叫做田島修三，根據他的說詞，月琴島每年祭典的時候都會邀請嵐三朝劇團去表演，可是經過那次事件之後，大道寺家便中止了這項慣例，所以那一年也是他最後一次去月琴島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

金田一耕助點點頭。

（說不定可以從田島修三的口中，發現十九年前那樁殺人事件的謎底。）

等他們一行人來到了田時，已經是下午兩點鐘左右了。

原本海上保安廳準備好一艘快艇，以便讓他們隨時都可以出發。但是爲了顧及同行的老人，所以大夥兒決定先到旅館休息一下。

利用這段時間，金田一耕助和等等力警官在互理局長的帶領下，來到下田警局。三人一進入局長辦公室，下田警局長立刻站起來迎接。局長姓工藤，是個辦事效率非常高的人。

互理局長替他介紹金田一耕助和等等力警官之後，工藤局長便笑著對金田一耕助說：

「啊！您的大名早已如雷貫耳，這次能夠一睹風采，真是萬分榮幸呀！剛才我和互理局長通過電話，才知道這陣子發生的修善寺殺人事件，竟和十九年前的命案有關，實在令人吃驚。要是你們這次去島上能順利找到一些線索就好了。」

「是啊！對了，聽說有位叫田島修三的人也來到這裡了？」

「嗯，他從剛才就一直在此兒等候。喂！去叫田島過來一下。」

田島修三大約六十歲左右，滿頭白髮，膚色微紅，身上穿了一件繡著劇場名字的工作服。

女

人

峰

● 橫溝正史

招魂

倪匡

祇想了幾分鐘，我就明白了，答案其實還是十分簡單：「她們從哪裡弄到了超小型的無線電話？」

白素笑了起來，伸手按在我的手背上，我知道我已作出了正確的回答，可是她接下來所說的話，卻使我莫名其妙。她道：「從戈壁沙漠那裡。」

我瞪大了眼，第一個想到的是，在戈壁沙漠，是不是有什麼人建立了先進的科學基地？還是有一艘來自外星的太空船降落在那裡了，所以能提供精巧、先進的科學基地設施？

我在等著白素作進一步的說明，可是白素又以那種挑戰性的眼光望向我，要我自己說出答案來。

我一面想，一面問：「如果我沒有聽錯，你是說「戈壁沙漠」？」

白素點頭：「是——不過這其中，有一個小小的狡獪。」她說著，淺笑了一下，可知這個「小小的狡獪」，一定相當有趣。

我仍然不得要領，祇好試探著問：「在戈壁沙漠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白素祇是微笑不語，我再試探著問：「她們最近去過戈壁沙漠？小寶和胡說也去了？」

我前一陣子。忙著另一件事，不在本地，在這期間，她們的行動如何，我不是十分瞭解，所以此一問。

白素仍然微笑搖頭：「既然說明了有一點狡獪之處，那就不能循常軌去想。」

我「啊」地一聲：「是一個什麼事件，什麼組織，或是什麼……代號？」

白素仍然不置可否，從她的眼神中，我可以知道，我的推測，已相當接近事實了，於是，我又提出了幾個假設，可是白素的神情。卻沒有進一步的認可。

我焦躁起來：「猜不出來，揭曉吧！」

白素一把答案說出來。我幾乎沒有氣得翻白眼。

她道：「是兩個人，一個姓戈名壁，一個姓沙名漠。」

我一句粗話，幾乎衝口而出，還好我算是有足夠自我控制力量的人，所以這話，祇在喉嚨裡打了一個轉，發出了一下聽來怪異的「咕」的一聲，就嚥了回去。

白素又補充了一句上「很有趣的名字，是不是？」

我不免悻然：「有趣個屁！」

白素神態悠然：「也真有那麼巧，兩個人志趣相投，成了好友，專對各種時代尖端的科技產品有興趣，自己動手製造，獨一無二，據說，他們製造的個人飛行器，真能使人如鳥一樣在空中飛翔。」

我悶哼著：「真的飛到戈壁沙漠去，渴死他們——什麼名字不好取，人的名字愈來愈怪，良辰美景，是什麼名字，還有胡說，簡直胡說八道至極，說起來，還是小寶的名字正經些。」

(六)



日復一日，凌靚兒在度日如年中過了近半個月，仍等不到霍非凡來看她。他當真就如此絕情，和她恩斷義絕了嗎？

她等不下去了，不管情形如何，她都要有個明白的結果，所以她拜託梅管家，讓她去見霍非凡。

「九夫人，您這不是在爲難老婆子嗎？莊主的命令老婆子怎敢違抗？九夫人您還是再等等吧，莊主一定會來看您的。」梅管家不敢答應。

凌靚兒二話不說，屈膝就向梅管家跪下。

「求求你梅管家，你就寬容這一次，讓我見見莊主吧。」

梅管家嚇了一大跳，慌忙地要拉起凌靚兒。

「九夫人，您別這樣，您這不是在折煞老婆子嗎？別這樣，快起來……」

凌靚兒淚如雨下。這是她僅剩的希望了，她要見霍非凡，一定要見到他。梅管家受不起這樣的大禮，最後也祇能答應了。今晚在莊主回後園時，讓她去見一莊主。

凌靚兒誠心地向天祈禱，但願她能化去霍非凡對她的誤會，讓兩人能和好如初，否則，她也沒活下去的勇氣了。老天保佑！

第十章 霍非凡疲憊地走入後園。

他會這麼累，也是因爲那個可惡的女人，她像在他腦裡生根似的，趕也趕不走，祇要一得空，就會跑出來擾亂他的心神，佔去他的思緒，他讓他滿腦子都是她淚漣漣說愛他模樣的模樣，令他的心糾痛著。

所以爲了讓自己腦子沒時間胡思亂想，他拚命工作，從早到晚，一刻不歇息，連要丟給助手去做的事也自己處理，把自己累得像牛一樣，祇爲躲開凌靚兒的糾纏。

可是一點效果都沒有，他仍忘不了

她，不管用什麼辦法，她的身影依然存在，祇是白白累慘了自己，真是天殺的！

霍非凡走向清心閣。驀地，他停下腳步，皺眉看著他吃睡不寧的傢伙就站在眼前。

「梅管家！」造反了，她們敢放她出來！

霍非凡黑著臉喊人。

「夫君，靚兒祇想對你說幾句話而已，你給靚兒一個機會好不好？別急著趕我走。求求你，夫君！」凌靚兒見他喊人，焦心地要求著。

「我不是說別叫我夫君了，不准叫！」夫君這兩個字依然刺痛了他。霍非凡的嚴厲讓凌靚兒委屈地紅了眼。

「那靚兒叫你莊……莊主好嗎？」

「管你叫什麼！你快回房，我沒精神和你囉嗦！」霍非凡看到她一副委曲求全的模樣就心軟了。他恨自己沒用，唯有不見到她，他才能好過些。他邁步要離開，但她又攔住了他。

「別走，莊主，求你聽靚兒說，聽靚兒說完話。當初靚兒要嫁入非凡莊時，曾和表哥約定，在莊主你有新歡冷落我後，靚兒便向莊主請求離開，再回余府，表哥仍願意接納靚兒成爲他的妻子。靚兒明白這是個很荒唐的建議，但表哥肯如此深情對待靚兒，靚兒很感動，當然答應了。所以剛嫁入非凡莊時，靚兒拚命抗拒莊主，那是因爲靚兒心中有表哥，祇希望莊主趕快厭倦靚兒，讓靚兒能回到表哥身邊。」

(七十二)

非凡莊主可兒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第九回 面許朱陳 硬寫絕緣

詩曰：遊戲姻緣不自由，多情可寇太風流。局中海弄渾如夢，空使冰人笑白頭。

裴翁暗想：「宣生之夢由寶珠而起，今若向他說明，使柯老知之，必又有一番波折，且不知寶珠心下如何。再者宣生把事看容易了，也不成千古風流佳話。待我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一則看宣生之心可堅如金石；二則將柯老侮辱一番，磨滅他一番直拙的氣性；三則使寶珠得有所歸，不枉我一片救他的婆心。」想定主意，便將綺霞、綺雲兩個女兒喚至面前，將此事與他商議。又叫他暗暗細探寶珠口氣如何，報他知道。兩位小姐聽見乃尊吩咐，連聲答應，回了後邊。果依裴翁的話去問寶珠。

寶珠又執情起來道：「宣生之病，與我何干！今若借此聯姻，分明無私有弊，無怪我父置奴於死地。此事如何可行？」綺霞、綺雲見寶珠回得決絕，也不朝下再說，便回復裴翁。裴翁點頭含笑，命二女退下，心中打算一會，即差家人裴福去請太僕柯翁，立等有要話面談。

裴福領了主人之命，如飛趕到柯府去請柯翁。自有柯府門公報知柯翁。柯翁因逼死女兒，與夫人吵鬧幾場，正在府中納悶。忽見裴府相請，一則出去散散悶，二則也要去面謝裴年兄。但不知他請我什麼話說，且到哪裡相請。

吩咐門公：「叫裴府家人先回，我隨後就到。」門公答應出去，打發裴府家人去了。柯翁即更換衣襟，帶了兩三個家人跟隨，坐轎到裴府而來。

不消片時，已到裴府。柯翁下轎，少不得裴府門公飛報裴翁。裴翁即刻出迎，將柯翁迎至廳上，見禮，分賓坐定，家人送茶。茶畢，柯翁道：「外日承裴年兄見教，照依辦法，果然爽快。小弟感激不盡。」裴翁聽說，故意吃驚道：「那是我一句頑話，柯年兄竟把我的話認真做了麼？」柯翁道：「凡事要當做便做，有何遲疑？況此女死有餘辜，尚留戀他做什麼！」

裴翁故意大叫道：「此女之死，吾之過也。年兄亦未免忍心至此！」說罷，連聲歎息。柯翁祇認裴翁當真憐惜他女兒之死，反搖手道：「年兄不必憐惜這不孝女兒。我們且說正話。請問年兄，呼喚小弟有何見諭？」

裴翁道：「無事不敢驚動年兄。有一件事相煩，代裴年兄吃杯喜酒。」柯翁笑道：「有喜酒吃，年兄吩咐，小弟自當效勞。但不知年兄見誘何事？」

(三十一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鑽研 子平八字 **45年**
三元風水圖解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**經濟** **婚姻** } 危機
健康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